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英雄~1 第十六回 英雄同人美學校 侯弼集股開報館

話說寇本良見了李樹蕭，施禮已畢，說道：「兄長，你怎也到了這裡呢？」樹蕭遂將上美國去留學的意思，說了一遍，本良也將他們意思說了一遍。此時本峰也過來，見過了樹蕭，各道些離別的情腸。有聲、本良又與他們互相引見了，大家團圍坐下。此時他們一共二十八個人了，又重敘了一回年庚，李相[上占下內]居長，次在李范允、金洪疇、金有聲、李緯鍾、高雲、周莊、姜樹（述）暨（堅）、吳佐車、曾存、李俊、寇本良、黃伯雄、堯在天、錢中飽、姜述白、李樹蕭、岳公、蕭鑿、趙適中、雲在岫、陳聖思、陳聖暇、侯珍、寇本峰、孫子奇、雲落峰、安重根。當日他們大家名次排定，談論一會，各自安歇。第二日上午八點鐘，他們將來送的車，打回，遂後上了輪船，由太平洋，撲奔美國走下來了。眾英雄上了輪船離仁川，那火船好似箭打一樣般。光聽那輪子各支各支的響，但見那海水波濤上下翻。轉眼間就走出去千幾里，猛回頭看不見了大仁川。但見那海水洋洋無邊岸，不著江村茅舍與人煙。但聽那鯨魚吐氣噴噴的，那辨出南北與東西。鳥雀兒空中飛著氣力盡，吧答答落在船頭那一邊。看這個茫茫大海何日盡，尋思起真是沒人不心酸。也不知美國到此有多遠，都說是走到也得七十天。歎煞人波浪濤天無陸地，往來的僅有幾隻火輪船。要不幸遭了颶風船刮沉，這伙人全得死在海中間。身體兒一定辱在鯨魚腹，有甚麼回天志向也算完。到那時家中老幼難見面，有多大國恥全得拋一邊。滿船中除了同人無親故，只聽那隔號之人笑言喧。英雄們正在船上胡叨念，忽聽那船長招呼用晚餐。大家伙用飯以畢艙中臥，忽忽悠悠就安眠。論走也得兩個月，說書的何用那些天。簡斷捷說來的快，遣日到了美國檀香山。檀香山離美國還有八千里，不幾日可也就到了一邊。下了輪船把火車上，這日到了美國京城前。下火車一齊入了店，又聽有聲那邊把話言。

話說李相[上占下內]諸人，這日早晨到了美國京城華盛頓，下了火車，找了一個店，將所帶物件安排妥了。金有聲說道：「咱們上他那外務部遞文書呀。」大家說：「是，走吧。」那位說：「得啦，你不用說了，高麗與美國話也不通，字也不一個樣，他們去辦事，人家那能懂的呢？並且那文書的字，人家也不認的呀。」列明公有所不知，這裡有個原因，那侯元首在那國呆過，會他國的話，並他國的文字。皆因他會美文，他那些學生，他也全教會了。至於金有聲，入耶穌教，學過英文，英文與美文是一樣，所以他們能夠與美國人說話。至於那文書，真是翻的美文的一封信，侯元首也是用美文寫的。在上幾回書中，靡將此事敘出，所以你們發疑。閒話少敘。

再說金有聲等，一齊出了店中，來到街上一看，好不熱鬧哇。

眾英雄一齊邁步出店中，要上那外務部把文書呈。到街上舉目留神仔細看，好一個繁華熱鬧美京城。大家上馬路修平如鏡，快車洋車花花來往衝。買賣家一天澆上水三遍，走那上靡有一點塵土星。兩邊兩洋樓洋行修的好，俱都是玻璃窗燭好幾層。屋子裡排著些古董器，冷眼看全都不知甚麼名。屋頂上安著避雷針一個，防備那陰天落電把屋轟。街兩傍安著桿子整兩（兩）溜，紅銅弦桿子以上放的精。一邊是預備來往打電報，一邊是安著玻璃電氣燈。電氣燈本是一種古怪物，不用油自己就能放光明。齊說道外洋人兒學問大，發明的物件實則令人驚。在這（咱）國不用說是靡見過，長這大都走（沒）聽說這一宗。今日裡咱們算是開了眼，也不枉千辛萬苦走這程。

眾英雄一邊說著望前走，忽又見一座洋樓修的精。四週圍斜山轉角好幾面，玻璃丸又在上耀眼光明。這個說這是美國上議院，那個說皇官不知怎樣工。這個說他國以裡無皇上，全國人公舉一個大統領。有事情送在議院大伙議，議妥了統領頒布就實行。這個說美國原先也軟弱，全仗著華盛頓來把美興。眾人民與英國血戰九年整，才能夠叛英獨立世界中。都說是美國以裡政治好，今一見話不虛傳是真情。眾人們走過這座上議院，忽看見那邊來了一幫兵。只聽的洋鼓洋號吶吶響，一個個年青有力帶威風。說道是無怪人家國強盛，看這些兵丁全都有多凶。他眾人說說笑笑望前走，眼前裡來到外務部的大門庭。眾英雄走至門前就站住，又聽那門軍過來問一聲。

話說李相[上占下內]二十六人，來到美國外務部衙門，一點（齊）站住。門軍過來問道：「你們是作甚麼的？」李相[上占下內]等答道：「我們是韓國的學生，到你國前來留學，有文書在此，乞閣下與我們進去通稟一聲。」門軍說：「你們在此等候一回。」遂進去，不多時，出來說道：「你們跟我進去吧。」他們一聽，遂跟著門軍進了裡邊，見了華聽。使禮已畢，李相[上占下內]、李范允各將文書呈上，金有聲將侯元首那封信呈上。華聽看完了文書，又看那封信，是侯元首與他來的，可就拆開看起來了。

上寫著「謹具蕪函」字數行，拜上了華聽仁兄貴座傍。咱兄弟於今離別十餘載，常思想不能見面掛心腸。前幾年兄長與我捎過信，言說是（屍）位坐外部尚書郎。都只為山高路遠難見面，也未能賀喜增榮到那鄉。看起來侯弼實則是無禮，望兄長腹內寬宏把弟量。今日裡魚書寄到貴府內，也就算盡了為弟這心腸。這本是咱們二人在下事，還要求兄長替辦事一樁。只因為我國軟弱無賢相，君臣們每日昏昏在朝堂。日本在我國屢次增勢力，可憐我數萬人民遭他殃。我高麗本是中國他的屬國，那日本硬認我國為獨立邦。看這樣是坑害我的國，我國人猶且昏昏睡黃梁。百姓們全都不知把國保，高麗國恐怕將來被人亡。弟以為要想保國求安泰，除非是全部人民學問強。我國裡學校無多辦法壞，百姓們皆以學堂為不良。說學堂人人掩著耳朵跑，無一人送他兒郎到書房。說我國這樣人民看一看，誰敢保國家不被日人亡。幸虧我教了幾個好弟子，他們一心要留學到外洋。因此我才讓他們貴國往，望兄長千萬收留在那鄉。因為你國政治學問好，所以我才望他們留學上貴邦。學膳費我國年年望那匯，管保不能讓兄長你搭上。右寫著「侯弼平壤三頓首」，下墜著「四月四日燈下擋。」華大人看罷侯弼這封信，在那邊皺皺眉頭開了腔。

話說華聽看完了侯弼那封信，暗暗的想道：「高麗軟弱，他們學生前來求學，是為他們國家的大計。我想日本要是把高麗滅了，與我國也是靡甚麼好處，而且大有害於我。何不把他們留下，給他們挑開（個）學問堂住著。萬一能出來一位英雄，把高麗國保護住，他國人也念誦我真好處。」主意已定，遂向金有聲等說道：「你們前來住學堂，但不知願意入那樣的。我看你們也是不知道那樣好，我告訴你們吧。要想著保護國家，當住陸軍法政。法政是講治術的，陸軍是講武備的；還有理科專研究物理化學。陸軍學堂與理學專科，全是三年畢業，法政是五年畢業，可不知你眾人願意入那樣學堂？」李相[上占下內]說：「咱們大家商量商量。」於是岳公、金洪疇、李范允、陳聖思、陳聖暇、曾存、韓（姜）述白、李俊，八人願意入陸軍學堂，寇本良、趙適中、孫子奇、高雲、周在五人願意入理科，剩下他們十三人，全願意入法政學堂。商量妥當，向華聽一說，華聽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就送你們入學吧。」遂命他們把東西從店中拿來，一齊搬到學堂裡去。寇本良入了理科中之醫科。由是他們大家全都入了學堂，慢慢望前來學。這且不表。

單說侯元首，自從金有聲送走，回到家中，呆了幾天，跟金玉均說道：「學生們都走了，咱們二人還得張羅著開報館哪。」金玉均說：「想要開報館，咱這款項怎麼籌呢？」元首說：「兄長勿愁，我自有方法。」遂寫了幾個帖子，把岳公之父岳懷嵩，孫子奇之父孫善長，趙適中的哥哥趙適宜，蕭鑿的父親蕭樹聲請來；又請了三位紳士：一個叫田承恩，一個叫張建忠，一個叫花錦。當日諸人接了請帖，全都來到元首的學堂。元首接至屋中坐下。眾人一齊說道：「先生請我到來，有何話講？」元首說：「無事不敢勞諸位到此，眾位仁兄洗耳，聽我侯弼道來。」

侯元首未從開口面帶春，尊了聲：「諸位仁兄聽我雲。將諸公請來不為別的事，想要讓眾位仁兄幫我銀。幫我銀錢不為別的事，想著要開報館把民新。只因為咱們受那日本氣，才打咐那些學生離家門。讓他們美國以裡求學問，回來時開化民智固邦根。現今裡他們已經離故土，我在家沒有營生占著身。我常想要使咱國不亡滅，除非是數萬人民同一心。要想使他們全都同心意，必得用報紙鼓吹眾黎民。使他們全知日本的利害，因利害了（全）能知道報家門。報家門就是保護咱這國，家與國本來沒有什麼分。人人

要全都知道把家保，這社稷江山一定不能湮。因此我要使人人把家保，有一條拙見敢在面前陳。在這城開上一個白話報，天天各處發賣化愚民。請諸公幫我銀錢就為此，望諸公不要拒絕我這片心。諸公們一家集上幾個股，報館成來就在你們諸君。那時節人民知識盡開化，豈不是咱們大家福分深？諸公們思一思來想一想，侯弼的話是真不是真。」

話說元首說罷一片集股開報館的話，岳懷嵩諸人一齊說道：「先生的意思極好，我們沒有個不贊成者，用多少錢，我們都能幫著你們。」元首說：「也用不了多少，有三四千吊錢，也就夠了。」岳懷嵩等說道：「這點錢不要緊，先生儘管辦吧。我們八人，一家集上四個股，一股拿上五百弔，不夠再望上添。」元首說：「有四千吊錢，也就夠用了。」於是他八人，各自回到家中，將錢湊足，與元首送來。元首一見有了錢，遂買了幾件印書的機器，聘了幾位訪員，自己為主筆，開了報館，各處去賣。起初人們都不愛看，到後來看看有趣味，全部爭只買，那報館可就興旺了。這且不表。

單說日本皇帝，那日早朝，伊藤出班呼道：「吾皇萬歲，臣有本奏。」正是：
英雄方且吹民氣，日本又來虎狼人。